

242

册

第

版敵

$\frac{11}{20} 32 \frac{1}{31} 41 \frac{4}{27} 27$

羅西作
75 75
光華書局刊

11.5.5

8/23



廣州文學叢書

愛之奔流

羅西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0

序

我是個生性怕下雨的人，平時天一陰了，我的心頭也跟住要陰下來，沉重地，灰闇地。如果在天空降着不停的牛毛般的細雨的時候，我便會整個呆了；如果那竟是一場滂沱大雨呢，我的心就更感到恐怖，彷彿我自己的身體逐漸縮小了。那種行坐不安，徬徨無主的狀態，我不能拿筆把牠宣洩出來。

以前在廣州，因為職業的關係，每天要跑到面臨珠江的一座白牆的樓上做幾番鐘工作。南方是

多雨的，因此往往停了我的筆，呆望着那迷濛的珠江面上的奔騰的水霧。

估不到在上海，也有這樣怕人的大雨！不過我面對的不是珠江了，却變了紅瓦如鱗般的屋背，然而那奔騰的水霧依然一樣地，像一陣有毒的白煙，朝着那臨窗的我撲過來。

我在這裏面掙扎着，把我的“愛之奔流”寫完了。

既遠遠地離開了故鄉，那熟悉的朋友們的臉孔都看不見了。每天觸着我的眼簾的只是幾張生疏的臉孔。但我願這樣生活着，因為我感到比較在廣州時好些，而且能夠免除了許多無謂的煩惱和憤激。

本來對於文學的理論，我沒有甚麼可以說是知道的。我以前的創作，自己是沒有甚麼定見想寫甚麼和怎樣寫的，我可以說，不懂得文學的原理，更不懂得甚麼是技巧，只憑着那創作的衝動，隨便

寫一點而已。因此，那些書中放進了些甚麼事實，我不曾詳細地考慮過。

到如今我不是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爲人生而藝術；或者爲趣味而藝術，爲革命而藝術的。我只覺得廣州有三件事，而這件事又是很值得人的同情的，於是便寫了下來。至於我寫下的是英雄，是懦夫，是革命的，是不革命的，我自己却不曾留意過。我是廣州人，廣州的東西我熟悉，並且我也愛寫，如是而已。

廣州的大事，大人物，都有的，不過那些東西並不能怎樣感動我，因此也不能在我的筆下溢出來。

我沒有政治的智識，因此我也不會寫關於政治背景的東西。不過在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政治這個東西是未必能解決一切糾紛的。人們固然不能離開政治而生存，（至少在目前應該如是）像不能離開經濟而生存一樣，不過除了政治同經濟以

外，人生裏面怕還有點東西吧？這些東西是政治和經濟解決不來的吧？

如果藝術品裏面一定要放進一點有偉大的意義的東西，那我目前還不會有這種確信。目前我的創作的態度是只由率性的變了觀察的而已。將來會再變成怎樣呢？我自己絲毫不知道的。

最後，我感謝那時常幫助我的友人——譚計全君。我敬以這本小書獻給他，做為我的一點薄禮。

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序於上海，羅西。

杜玉志從靖海路萬福里第一百九十一號那間半中半西式的洋房走了出來，迎頭一陣寒風吹得他毛骨悚然。他把大衣的外領豎直起來，整個頭兒縮在那件厚絨大衣裏面，只臃了一球散亂的頭髮在外面迎風抖顫。走了不上十步，插在右衣袋的一隻疲倦得骨節隱隱作痛的手，半僵地掏出一條不十分白的手帕，從衣領的縫裏塞進去，揩那自冷而且紅的鼻子下面流下來的清鼻涕。

和那無聲的刺人的寒風抗拒了差不多三十分

鐘，他才走進自己的房間裏。這個曾經他坐臥了八個多月的一個小房間，佈置着非常簡單的物件。兩張行軍用的帆布牀丁字樣地擺着，在距離兩張牀都差不多遠的一個屋角落，那里是一張棹子，兩張斗方檯；此外還有一個籐網籃，裏面堆着一些雜碎的物件和幾本爛書，網籃下面壓着一個假皮箱。

他坐在牀上，搓了一回手，才把大衣除去，點上一枝香煙夾在脣裏拚命地抽。

“阿琮！”他喊着，“阿琮，阿琮！”

答應他的是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她左手拿着一盤白菜煮豬肉，右手提着一小桶飯，小小的臉蛋上面塗了幾處烏烟。

“四哥，”她笑着用她那生了凍瘡的紅而且粗的手把棹上的筷子和碗碟都擺好了，一面裝飯一面朝着玉志說。“怎麼今天回來得這麼晚？我還當你在他們那里吃過飯了。”

“當然我吃過飯了，我現在還要去呢！”

‘哼，那老鬼，叫人抄了一百張還不够算！三十塊錢一個月想人家賣身給他了。四哥，我看你還是去找找何漫之，看他那里有法子沒有吧！那老頭子倒會賣恩，給人家吃一餐飯就要叫人家開夜工了。四哥，你也太老實呀，他叫你開夜工你怎麼不開口叫他補你的錢？你怕不記得了吧，這四個月來他叫你開過十多次夜工了哩！’

“你快點吃飯吧！”

“這麼冷，我才不去公園，前次你強我去，去了回來足足頭昏了三天。”

‘你曉得我要開夜工又怕我叫你去公園？’

“不是你爲甚麼催我吃飯？”

‘我怕飯冷了吃下去沒益處，而且快點吃了飯可以暖一點。’

“哦，我明白了！”她說着把筷子放下，站起身來解衣裳。

‘你吃了飯才給我吧！’

“一樣的，你終歸要拿去，現在馬上拿去吧，我吃了飯之後馬上睡覺好了，蓋了棉被就像穿了棉襖一樣啦！”她說着把那件藍絨線織成的背心同那件醜醜的衛生衣除下來，遞給玉志。

他把外衣也脫下來，穿上了那兩件衣服，再穿起外衣同大衣，覺得自己比方才胖了一點，而且混身的血脈都和暖了一點。

“今晚上十二點鐘回來都冷不着你了！”她一面說一面在熱水壺裏倒點開水在飯裏面。

“恐怕真像你說，要十二點鐘才得回來哩！”

“那老鬼……”

“不對 你別罵人，今晚不是他叫我開夜工呢！”

“慢之找你喝酒？上和隆店去？我又得預備給你掃那嘔出來的臭東西！”

“都不對，今晚是尹老頭子請我看影戲罷了！”

“哦，快點把衛生衣冷背心拿回來給我，我捱

冷你倒去看。麼？”

“尹老頭子叫我陪尹太太，尹太太的妹子，和他的小少爺去呢。我那里想去看戲，不過他叫到怎麼好意思推却呢？”

“前回叫你叫他加錢，你又說不好意思；這次他連老家人都叫你兼了，你又不好意思推却，將來他叫你不必支薪水了，你也不好意思跟他講多一句吧！”

“這個月我本來想買多一件衛生衣的，可是拿來還米賬又還光了，下個月吧 下個月一定再買一件衛生衣，再……”

“快點去吧，不過你要小心，第一要記得尹太太的妹子是鼎鼎大名的林振雄的第二個女兒，第二要記得你自己只是一個窮光蛋！”

“這是你說這句話的第十次吧？我的頭可不像你那麼容易昏！”

她輕視地微笑了。

“你當我愛上了那個麗莊姑娘麼？”他重複地說，“你以為我會愛上她，像漫之愛你一樣麼？阿琰，你的頭大概不會比我更昏罷！”

“甚麼？”她睜大那對圓圓的眼睛，帶着詰問的口氣說，“你以為他會騙我麼？不過無論如何，我還不會應允他。”

“你不會應允他是你的運氣！不過人却並非一定都是壞的，也許他會真心……”

“他真不異心者好，現在你也沒有憑據說他。不過你要明白，男人愛女人，是愛她的美貌，智慧，同溫柔；女人愛男人呢，愛甚麼？愛男子的美貌麼？智慧同溫柔麼？你這樣看就是你的大錯，而且你萬不要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女人愛甚麼呢？……”

“你將侮辱別人同侮辱你自己麼？”

“那也不能掩飾的，她們實在只是愛錢。”

“哼！你把愛情拿到溝子裏給她洗澡了！”

“你要曉得女人愛錢和做買賣的人愛錢又不

相同的，她們愛錢並不像做買賣的只管把錢拚命向腰包裏塞。她們想看不見錢，但時時都有錢用，丈夫在她們的眼中是一個最盡忠、最勤力的管帳人，又是一個最靠得住的下役，她們想甚麼，想怎樣，只要一洩露意思就可以了。”

“這才有一點醜怪。”

“男子們的醜怪不更好笑麼？”

“喂，阿琮，你先別拿碗去洗，我再問你一聲，你愛漫之也是這樣愛法的麼？”

玉琮一面朗笑一面把碗碟端進廚房去洗。

玉志自己說了一句：“可憐的漫之！”便冒着那一陣緊似一陣的晚風，向靖海路走去。

廣州市這條從西門直通到東門的寬而且長的惠愛路裏面，最盛旺的當然是從維新路至永漢路那一段了，但從四牌樓至維新路這一小段也不能算是不旺的，不過在這一小段中的兩帽街却僻靜異常，暗澹的燈光同稀少的行人，差不多同立本街

玉志剛出門口的時候如果他眼快一點，他可以瞧得見有一個他所熟悉的朋友向他隔壁的牆邊閃躲過他的注意。不過在黑暗與心急的當中，注意力不會注於微小的事物上面，他雖彷彿覺得眼前閃露了一個人影，却並不曾放在心上。

玉琮剛把飯碗揩淨了之後，門口那兩扇笨重的木板向她的耳鼓傳進了輕微的敲門聲：獨——獨——獨——獨——獨！

這樣緩敲四下，急敲兩下地似乎有節拍似地奏了三遍之後，玉琮忙把已經解鬆的衣鈕扣好，用急速的腳步跑出門口。

“喂，你不能够再輕的嗎？”她一面說一面兩隻手在拉開兩扇門。

“這樣還不够輕麼？”一個男子的口音答。

“我怕觀音山都聽見了，還輕！”

門開了之後一個身體頗長的少年男子給風送了進來，他用那灑下了香水精的手帕掩着那凍水的紅鼻尖，一隻手的指縫裏夾着一枝香烟。

“好冷呵！這種黑夜真難爲人！”那個男子說。

“你的電手筒呢？”

“在大衣袋裏。”

“我以爲你今晚這麼大胆，不怕跌死。”

“我一定記得的，不過大風倒恐怕會吹跌人。”

“你穿那麼多衣服還怕冷？你瞧我！”她把手臂伸出來讓他握着，“我不過穿三件衣服罷了！”

“哎喲！你當心冷病了！”

“又不要你給醫藥費，你怕甚麼？”

“又是他把你的衣服穿去了吧？”

玉琮沒有答他，先讓他到房裏坐着，又重複走出來把廳間的燈熄滅了。

“慢之，你碰不到他？他曾向你說甚麼沒有？”

“他狠狠地罵我幾句，叫我以後不要再來這里，否則——”

“瞎說！他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你不相信麼？”

“一點都不！”

“那麼，我改變一下子吧，他沒有看見我。”

“你看見他麼？他怎麼會看不見你？”

“那你該問你那近視的四哥。”

“瞎一個人爲了愛情，他的眼睛是瞎的！不說甚麼大件東西，就連一個小老鼠都瞧不見的呢！”

“你當你的話是最聰明的了，不過你要曉得，小老鼠是會咬人的呀！咬疼了可不准叫喊。”漫之說着做出預動的姿勢。

“不要這樣，當心叫人聽見了要拿去登小報了！”

玉琼一面架住他的手一面起身倒了一杯開水給他。

“喝這杯白開水吧！”她充滿春情地說着，“你或者會安靜一點。”

“謝謝你！”

她在他用兩塊手掌裹着那杯開水的時候坐上了牀，背脊靠着牆，兩顆還未十分發育的乳頭以下完全用一張舊棉被蓋着。

“我應該感謝愛情之神，”漫之半邊屁股坐在橫放着的玉志的牀上，半邊屁股坐在她的牀邊，左手慢慢地圍上她的頸子，說着，帶着一副被感情激勵的神氣。“她帶我到這麼一個和暖的像春天的地方，這里恐怕不會有冬天的，倘若……”

“你說得淺白一點不好麼？”玉琬用左手灣上去握住他的左手，笑着說。”小老鼠的話倒底難聽懂！不過你是否說你不覺得冷呢？如果是的話那也並不希奇，你瞧你自己穿的衣服，又多又厚，這樣還會冷那只好請獸醫了！你曉得，愛情本沒有神，如果一定要有的時候，她也只有一種本領，那